

第一章 重回三年前

褚映玉醒來時，發現自己躺在一輛飛馳的馬車裡，一匹瘋馬拉著馬車顛簸前行，第一時間就意識到有人要殺她。

可是，誰會要殺一個無關緊要的內宅婦人呢？

馬車以驚人的速度朝前奔馳，不知駛向何方，褚映玉手腳虛軟，求生的本能讓她緊緊地抓著車窗，防止自己被甩飛出去，臉色蒼白得幾近透明。

車簾晃動不休，透過大開的車門，她看到馬車在崎嶇的山路間急驟穿行，深秋的風灌入馬車裡，如刀子般刮得她的臉蛋生疼。

她想要自救，卻發現已經來不及了。

瘋馬發出嘶鳴聲，馬車跟著高高地飛起來，褚映玉瞳孔緊縮，看到馬車朝著前方的山崖墜落下去。

身體一陣失重，嘴巴裡滿是鐵鏽味，一股股血溢出來。

褚映玉不禁苦笑，幕後之人可真是看得起她，將她迷昏丟在疾駛的馬車裡不算，還提前下毒只為了確保萬無一失。

砰的一聲，馬車墜落在山崖下，四分五裂，她最後的意識是無盡的疼痛襲來，彷彿要將她的神魂都撕裂……

再次恢復意識時，褚映玉發現自己的身體正往下墜落，失重感讓她有些恍惚，似乎又一次和馬車墜落到山崖之下。

然而不同的是，嘩啦一聲，她這回是掉入水中。

「不好了，褚大姑娘落水了！」

一道驚慌的叫聲響起，引起湖心處聽雨軒裡正在遊玩的各家貴女的注意，不少人湧到欄杆前，湖對面的公子們也朝這邊看過來，有的趕緊叫救人，場面變得喧鬧無比。

褚映玉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，水從四面八方湧來，將她往更幽深的水底拖拽，窒息的感覺襲來，她四肢抽搐著，沉沉往下墜。

就在褚映玉以為自己又要經歷一次死亡時，一雙手摟住她，將她帶離那幽靜恐怖的湖底。

岸邊擠了很多，褚映玉被救起時，他們打量跳入湖裡救人的侍女，認出她的身分後都難掩臉上的驚訝。

那侍女沉聲道：「拿件披風來！」

有丫鬟匆匆忙忙將一件披風遞過來，那侍女動作迅速地接過，裹住在秋風中瑟瑟發抖的褚映玉。

周圍的人很多，七嘴八舌地問發生什麼事，怎麼落水了。

褚映玉神色恍惚地靠在那侍女懷裡，水珠從她的頭髮滴落，她的臉色蒼白，幾縷黑髮黏在白玉般的臉龐，極為狼狽，可即便如此仍難掩那芙蓉之姿。

「長姊，妳怎麼了？」

一道焦急的聲音響起，褚映玉的反應慢了半拍，抬頭看過去，她的妹妹褚惜玉正一臉擔心地看著她。

褚惜玉身邊還有不少人，最醒目的是一名容貌豔麗、身材高挑的少女，正是此次宴會的主人明惠郡主，她居高臨下地看著蹲在地上、一身狼狽的褚映玉。

見褚映玉神色恍惚，一直不說話，眾人不免有些擔心她是不是落水嚇傻了，不由看向明惠郡主。

今天是明惠郡主舉辦的賞菊宴，她是這裡的主人，偏偏出了這樣的事，以明惠郡主的性格只怕不會高興。

明惠郡主確實不高興，不過看到救起褚映玉的侍女也是渾身濕漉漉的，便道：「算了，妳們先去收拾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見湖對岸的那群公子過來，為首的是一名穿著寶藍色暗紫紋雲紋團花錦衣的男子，清雋質玉，氣質矜貴，一身凜冽清寒，周圍的貴女看到他不是羞澀低頭就是不敢直視。

褚映玉慢慢地轉頭，看清男子樣貌時眼睛微微瞪大，而後暈厥過去。

秋風蕭瑟，秋藜院裡的落葉堆積在地上，顯現出幾分傾頹冷寂，風起時捲起幾片落葉，堆向佈滿青苔的牆角處。

「咳咳咳……」

壓抑的咳嗽聲從室內響起，寄春端著藥進來，眼裡不免多了幾分憂慮，她趕緊進入內室，先將藥放到桌上，來到床前將月白色的棉細紗帳打開。

門窗關著，室內的光線昏暗，只能隱約看到床上有個人蜷縮著身體，露出瘦削的肩膀和單薄的脊背。

寄春輕聲道：「小姐，藥煎好了，您先吃藥。」

褚映玉壓下喉嚨的癢意，低低地嗯一聲，就著寄春的扶持坐起身。

她身上穿著月牙色的寢衣，衣帶鬆鬆垮垮地繫在腰間，掐出極細的腰身，起身時襟口略開，露出精緻的鎖骨以及一截白皙細膩的肌膚，她的面容憔悴，頭髮凌亂地披散在身後，更襯得那張臉蒼白羸弱，惹人憐惜。

寄春先將一個薑黃色的大迎枕墊放在褚映玉腰後，然後將桌上的藥端過來，服侍她喝下。

黑漆漆的藥汁很苦，褚映玉擰起眉頭，喝完後她下意識張嘴想吃個蜜餞去去味兒，抬眼就看到不遠處豎著的松柏梅蘭紋屏風以及一尊黃銅香爐，熟悉又陌生。

熟悉是因為她曾經在這裡住了好些年，陌生是因為她已有三年不曾回過這裡。

褚映玉神色又變得恍惚起來，已經過去好些天了，她終於接受自己重生、回到過去的事實。

這時候她還未嫁給七皇子陸玄愔，是長平侯府裡一個不受寵的姑娘，父親冷淡，母親不喜，明明是長房的嫡長女，處境還不如二房的庶女。

寄春見她怔怔地坐著不說話，以為她心裡難受，柔聲勸慰道：「小姐，侯爺和夫人還是關心您的，先前還派尋芳姊姊過來看您呢，見您還在睡就沒叫醒您……」

尋芳是夫人院裡的大丫鬟，極為得臉，她能過來也代表夫人的意思。

褚映玉仍是不說話，或者說她並不覺得母親是關心她才讓尋芳過來看她，不過是做個面子罷了，畢竟親生女兒病成這樣總不能不關心。

母親向來是個做事穩妥的，府裡府外都有好名聲，很少會落人口實。

不過母親其實並不喜歡她，反而更疼愛妹妹褚惜玉，不喜歡的原因也簡單，據說母親當年懷她時恰逢外祖母慶陽大長公主去世，母親哀慟過度提前發動，差點一屍兩命，熬了三天三夜終於將她生下來。

她出生後，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好，去別莊休養了一年，而這一年間她都是交給奶娘和下人照看，後來更是直接被送回青州老家，長到七歲才被接回京城。

至於父親長平侯褚柏亭據說與母親青梅竹馬，兩人感情深厚，愛逾性命，因為她害得母親差點喪命，一直以來對她也是淡淡的。

幸好他們雖不喜這長女，卻也礙著情面沒有太過苛刻，只是將更多的喜愛投諸到兩個小兒女身上。

褚映玉沒怎麼聽寄春的話，在心裡默默想著上輩子的事。

其實早在被他們逼著替妹妹嫁給陸玄愔時，她就對所謂的父母親人看淡，她努力了近十年，他們仍是不喜歡她，那她也從此當作沒這些家人，各自安好。

她雖然是替嫁，和陸玄愔沒什麼感情，至少皇子府裡沒有那麼多糟心事，也不曾在衣食住行虧待她，是她這些年來難得過得舒心的地方，可惜……

褚映玉想到那輛衝向懸崖的馬車，想到墜崖時的劇痛，身體仍是止不住的輕顫，驚懼得厲害。

她不知道是誰要殺她，幸好她活過來了。

褚映玉又想起昏迷前在明惠郡主的賞菊宴上見到陸玄愔，原來這時候他剛好從北疆回來，怪不得會見到他。

褚映玉落水當晚便發起高燒，在床上躺了五天，直到今日終於好一些，而這幾日除了大夫過來給她看病外，便沒有誰來看她。

寄春心裡是為她委屈的，但見小姐憔悴的模樣趕緊寬慰，怕她鬱結於心，身體久久不能恢復。

寄春正說著，聽到外面響起動靜，隨之響起二小姐褚惜玉的聲音。

「小姐，是二小姐來了。」寄春說道。

褚映玉抬眸看向嫋嫋娜娜走進來的少女，神色淡淡的，因她正在生病，臉色蒼白，這種寡淡的神色倒也沒有讓人意外。

褚惜玉進來後先是看了一眼室內的陳設，然後目光落到褚映玉臉上。

姊妹倆有幾分相似，都是美人胚子，不過褚映玉是清雅出塵的美，褚惜玉則是嬌豔奪目的美，許是一直備受父母寵愛，她眉宇間可見天真嬌憨和恣意。

「長姊，妳好些了嗎？」褚惜玉笑著說：「我這幾天不是故意不來看妳的，而是陪明惠郡主去打獵。」

明惠郡主是大皇子安王的嫡長女，亦是當今聖上元康帝的第一個孫女，元康帝和太后對其寵愛非常，是金尊玉貴的皇室嬌女。

能得到明惠郡主的邀請是莫大的榮幸，京中不少貴女都以收到明惠郡主的邀約為

榮，就像上回賞菊宴就不知有多少人擠破頭。

寄春聽了卻很生氣，大小姐在賞菊宴落水，二小姐居然還有心情跟明惠郡主去打獵，一玩就是好幾天，絲毫不關心落水生病的大小姐。

褚映玉神色不變，淡淡說道：「沒事。」

她對褚惜玉看似解釋實則炫耀的話沒什麼感覺，從小到大都是這樣，她早就習慣了，也不在意她為何不來看自己。

兩人雖是嫡親的姊妹，但一個受寵，一個被父母冷落，際遇完全不同，也因父母的態度，姊妹之間看似親密實則十分疏遠。

褚惜玉又說起這次明惠郡主舉辦的秋獵有多好玩，去了多少人，最後話題拐到一個人身上。「……沒想到七皇子也去了。」

褚映玉眼瞳微顫，掩在被子裡的手指動了動。

「七皇子豐神俊朗，俊偉不凡，確實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，他還是個體貼人，知道我愛吃柿子還親自去摘給我吃。」褚惜玉說著，面露惋惜之色，「可惜……」這句可惜，褚映玉和寄春都明白。

陸玄愔是皇后所出，可惜生來患有重言之症，也就是俗話說的結巴、口吃，因此養成沉默寡言的性子。

除了這點外，陸玄愔簡直堪稱完美，他容貌清雋貴氣，十五歲便奉旨前往北疆守衛邊塞，在北疆立下赫赫戰功，上個月終於回來，回來的原因也很簡單，他今年已經二十二歲，該成親了。

陸玄愔雖生來有疾，到底是天家皇子，對於他的終身大事，太后和元康帝都極為重視，尤其太后頗為憐惜這個孫子，眼看他因駐守北疆耽擱了婚事，對此自然很是上心，一直盼著他能早些成家。

宮裡兩位身分最貴重的主子重視，下面的人自然也跟著重視，最近因為陸玄愔的婚事，與陸玄愔有婚約的褚惜玉頗受矚目。

說到這裡，就不得不說起當年太后和慶陽大長公主的交情。

慶陽大長公主是元康帝的姑母，與太后是姑嫂，據說太后未入宮前和慶陽大長公主便是閨中密友，太后當年能坐穩中宮之位，還多虧慶陽大長公主相助。

慶陽大長公主病逝時，太后極為傷心，許是愛屋及烏，不斷恩賜慶陽大長公主所出的一雙兒女。

當年慶陽大長公主嫁給靖國公孟宗嶽，與其育有一子一女，兒子是靖國公世子孟玉珂，女兒便是靜安郡主孟蓉。

這些年太后時不時會招孟蓉入宮陪伴，連帶著也極為喜愛孟蓉所出的二女兒褚惜玉，欲擇褚惜玉為七皇子妃，這事大家都知道，據說太后還曾經當眾表示過，等陸玄愔從北疆回來就為他們賜婚。

雖說那時候陸玄愔人在北疆，這樁婚事完全是太后促成的，不過自古以來婚姻大事都由長輩作主，就算陸玄愔不在，有太后這話，褚惜玉也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七皇子妃。

褚惜玉坐了會兒便要離開，走之前她想起什麼，說道：「長姊，我剛才從娘那兒

過來，聽說兩天前安王府那邊送了賠禮，娘好像挺生氣的，妳明天若去給她請安，千萬別和娘置氣。」

聞言，寄春不免憂心起來。「小姐，夫人生什麼氣？」

她實在不明白，小姐病了這麼多天，而且還受了這般大的罪，夫人難道不應該憐惜小姐嗎？

褚映玉卻明白，估摸著是為她落水的事。

不過主僕倆不知道的是，褚映玉在明惠郡主的賞菊宴落水，安王府當然要有所表示，為了給長平侯府一個交代，安王妃自然讓人去查了褚映玉落水的原因，卻查明當時竟是褚映玉與人發生口角，拉扯間不慎落水。

這事在孟蓉看來著實丟臉，她不管褚映玉與人發生口角的原因是什麼，只覺得她在大庭廣眾之下與人爭吵實在是不智，毫無大家閨秀的風度，是以十分生氣。安王府送賠禮過來不僅沒讓她感到寬慰，反而覺得好像在諷刺她，教出這麼一個沒規矩的女兒。

這些天，孟蓉為這事氣得不行，自然也怪罪到褚映玉身上，看都懶得看她一眼。

翌日，褚映玉的身體已經恢復得差不多，只是還有些許咳嗽。

以往這時候，她便應該去給父母請安，因為孟蓉十分重規矩，褚映玉七歲被從青州接回京城後，只要不是病得躺在床上起不來，都要去給長輩請安，風雨無阻。然而今天褚映玉醒來許久，仍是沒有去正院請安的意思，逕自披著一件白綾對襟襖子，坐在靠窗的黑漆螺鈿羅漢床上看佛經。

寄春欲言又止，她總覺得小姐大病一場後變了許多，但具體哪裡變了，她一時間又說不清楚。

正想著，外面響起小丫鬟通傳的聲音，說是夫人身邊的尋芳過來了，寄春趕緊出去將尋芳迎進來。

尋芳穿著青綠繡折枝花褙子，頭上戴著紅寶石珠串頭花，金鑲珠翠的耳墜，手腕一支赤金掐絲的鐲子，雖然是丫鬟，這身打扮倒比普通官家小姐還要富貴。

也是，作為孟蓉身邊得用的大丫鬟，她比之副小姐也不差什麼了。

尋芳進來時，褚映玉仍是坐在那裡，手裡執著佛經。

這讓尋芳有些詫異，雖說她只是個丫鬟，但代表的是孟蓉，府裡的那些主子們哪個見到她不是起身相迎，大小姐素來極有規矩，做事穩妥，很少會這般無視她。但一想到大小姐落水生病，可能身體還不利索，尋芳到底將不滿壓在心裡。

她上前行禮，先詢問褚映玉的情況，「夫人關心大小姐的身體，若是您的身體好些便讓您過去一趟。」

褚映玉神色未變，連頭都沒抬。

寄春卻氣壞了，夫人要是真關心就應該過來看看，可這些天除了小姐落水暈厥被送回來時過來看了一眼外，其他時候根本沒露過面，這哪像是當母親的？

而且大小姐今兒沒去正院給夫人請安，身體定然還不爽利，可夫人卻叫尋芳過來

讓大小姐去一趟，這是什麼意思？

突然，寄春想到昨天二小姐過來時說的話，難道夫人還在生氣？

尋芳見褚映玉只是慢吞吞地翻著書，又道：「大小姐，夫人讓您去一趟。」

褚映玉抬眸看她，語氣輕緩地說道：「我身體還未好，怕將病氣過給母親，就先不去給母親請安，讓母親見諒……」

說著就用帕子捂著嘴咳了好幾聲。

尋芳不禁默然，她悄悄打量了下，可能是大小姐今天穿著白綾的襖子，襯得那張臉越發蒼白，甚至清瘦許多，難掩病容，看著的確不像裝的，她只好回去覆命。

正院裡，孟蓉聽完尋芳的話後，眉頭不禁擰起來。「大小姐真這麼說？」

孟蓉今年不過三十多，因保養得宜，看著彷彿二十出頭的婦人，容貌秀美，加之多年來時常進宮伴駕，身上自有一股威儀。

尋芳忐忑地點頭。

旁邊的褚惜玉見母親面露不悅之色，忙道：「娘，我昨天去看過長姊，確實十分憔悴，她這次大病一場，可能身體還未好全，不是故意不來給您請安的。」

孟蓉卻是冷笑一聲，「只怕是覺得委屈上了。」

褚映玉委屈的理由嘛……屋子裡伺候的丫鬟婆子沒一個敢吭聲，只默默將頭放得更低一些。

孟蓉擺手讓尋芳下去，沒有將太多心思放在不討喜的長女身上。

她拿起桌上的單子一邊看一邊說：「惜兒，七皇子此番從北疆回來，太后定會提及妳與他的婚事，想必宮裡很快就會賜婚，幸好這些年娘一直給妳備著嫁妝……」

「娘。」褚惜玉微微蹙眉，「您說什麼啊？」

孟蓉以為她不好意思，笑道：「有什麼羞的？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七皇子姿容出色，在北疆立下赫赫戰功，是咱們大周的戰神，這京中不知多少姑娘想嫁他。」

褚惜玉嘟起嘴，想說什麼又嚥下，轉而道：「娘，長姊呢？長幼有序，就算我要嫁人也是長姊先嫁才能輪到我吧？」

聞言，孟蓉眉頭又擰了起來，隱隱有些不耐煩，她淡淡地道：「瑜哥兒遊學未歸，說是年底會回來，也得等到那時再商議他與妳姊姊的婚事。」

瑜哥兒是孟玉珂的嫡次子孟瑜山，亦是褚映玉姊妹的表哥，今年已經二十歲，從十八歲開始出京遊學，已有兩年未歸。

褚映玉和孟瑜山的親事還是長平侯老夫人在世時定下的，不過世子夫人齊氏對此並不怎麼滿意，加上孟瑜山出京遊學，這婚事便一年年拖下來。

「算了，不說她。」孟蓉擺擺手，「天家皇子的婚事和尋常百姓不同，有些規矩不必守著。」

可以說這天底下最重規矩的是皇家，最不重規矩的也是皇家，一切都端看皇家的需求為何。

褚惜玉低低地哦一聲，看起來悶悶不樂。

孟蓉還是瞭解女兒的，見她如此便問道：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褚惜玉在母親面前素來不掩情緒，遲疑片刻開口道：「娘，我不想嫁七皇子……」

第二章 親情如浮雲

褚映玉這病養了大半個月，一直足不出戶，也沒去給父母請安。

府裡的人不免心裡嘀咕，要知道大小姐最重規矩，這孝順的名聲也是眾所周知，難不成這次落水真的病得這般嚴重？

只有貼身伺候的寄春清楚，小姐的病早在幾天前就已經好得差不多，可是小姐仍是窩在屋子裡，就算正院那邊派人過來詢問也是裝出一副虛弱的樣子，還要時不時咳嗽幾聲。

或許是因為她的臉色一直很蒼白，而且人清瘦許多，不管什麼人見到她都覺得她確實病沒好，倒也沒有懷疑。

寄春每每見此都很慶幸，萬一讓夫人知道小姐裝病，只怕夫人會越發不喜小姐。

「小姐，這樣真的好嗎？」寄春憂心忡忡地說。

褚映玉喝著清粥，淡淡地道：「沒什麼不好，我的病確實還沒好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寄春看著桌面上的食物，心裡很是難受。

大小姐病了不去請安，夫人召見也不過去，正院那邊倒也不勉強，只是給廚房遞話，既然病著就吃些清淡的，結果天天都是清粥小菜，不見丁點葷腥，就算知道夫人不喜歡小姐，可也沒必要這麼作踐她啊。

這種無聲的過招是內宅婦人慣有的手段，寄春心裡很是清楚，讓她更無奈的是小姐居然也倔著，絲毫不肯服軟。

褚映玉倒是安之若素，清粥小菜可，大魚大肉也可，她對長平侯府從來沒什麼指望，對所謂的親人也沒什麼期盼。

這些所謂的血脈親人還不如一個被硬塞了皇子妃的陸玄愔對她好，至少陸玄愔不會讓人作踐她，這點便讓褚映玉覺得他是個好人。

用過膳，褚映玉讓寄春服侍她更衣，終於去正院給父母請安。

她到的時候不僅孟蓉在，褚伯亭也在，他今日休沐，在家中陪伴妻子，夫妻倆原本正對著鏡子畫眉，聽聞褚映玉過來請安，孟蓉臉上的笑容瞬間消失。

褚伯亭看到妻子緊繃的臉，握了握她的手，寬慰道：「妳別生氣，映玉這次落水生病，也算是吃足了苦頭，估計身體是真不舒服，不是故意不來給妳請安的。」

孟蓉的眼眶驀地一紅，低聲哭起來。「她自個兒與人發生口角落水還有理了？我的臉都被她丟盡了！還有大夫說她的身體早就好了，我不過是讓她過來想問問當時的情況，她卻一直不來，心裡根本沒我這個母親……」

褚伯亭自然心疼無比，少不得一陣寬慰。

等褚映玉進去，便見父親看自己的眼神透著些許不滿，母親則冷冷地坐在那裡，她直接當作沒看到，上前給他們請安。

褚伯亭縱使心有不滿，仍是壓著脾氣，先問她的身體怎麼樣。

「已經好了，多謝父親關心。」褚映玉淡淡地說，她的聲線柔和，縱使語氣清淡也給人一種柔順之感。

褚伯亭又看了妻子一眼，見她冷著臉坐在那裡不說話，只好繼續開口。「妳落水的事我已經聽安王府的人說了，確實是妳做得不對，不管妳與何人有齟齬，都不

應在大庭廣眾之下與人爭執，這非嫺淑女子所為。」

褚映玉靜靜地聽他說完，方才說道：「父親，如果我說我沒有呢？」

「什麼？」褚伯亭訝然。

孟蓉也看了過來。

褚映玉抬頭看他們，平靜地說：「女兒並未與人發生口角，當時是有人找我說話，故意撞我的。」

夫妻倆俱是訝然，很快又變得狐疑，孟蓉蹙眉道：「好端端的，誰故意撞妳？」安王妃可是查得很清楚，那些貴女也說和她有些不愉快，但並非故意的，當時在場的人都可以作證，正因為如此，褚映玉與人發生口角害得自己不慎落水的事也變成了事實，沒人懷疑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褚映玉冷淡地說。

其實她心裡是知道的，左不過是那兩種原因，一是因為孟瑜山，二是因為褚惜玉。作為靖國公府的二少爺，孟瑜山在京中素有美名，他人如美玉，風度翩翩，文采斐然，年紀輕輕便已是舉人，京中不少閨閣少女視他為理想的夫婿人選，連明惠郡主都對他芳心暗許。

可惜他當年中舉後就離京，這兩年在外遊學，仰慕他的閨閣少女難得見他一面，自然而然便遷怒起褚映玉，認為孟瑜山並不喜褚映玉這未婚妻，可惜這婚事是長輩定下的無法拒絕，只能出京遊學，以此來抗議。

這個說法不知為何甚囂塵上，很多人都相信了，是以那些愛慕孟瑜山的貴女極為討厭褚映玉，覺得她沒點自知之明，不主動退了這門親事，害得孟瑜山不願待在京城。

除此之外，褚惜玉這個妹妹也沒少在外人面前看似為她辯護，實則火上添油，導致討厭褚映玉的人更多了，若不是褚映玉的規矩極好且謹小慎微，只怕著的道更多。

先前那些都還只是姑娘家的小打小鬧，倒也沒什麼，沒想到這次會如此過分，居然趁機將她撞下湖，營造出她與人口角落湖的假象。

孟蓉很生氣，拍著桌子問：「是何人撞妳？」

褚映玉低頭，「女兒不知，當時人太多，女兒也不知道是哪個人。」

聞言，孟蓉更是氣得不行，「妳被人害成這樣，居然沒瞧清楚害妳之人是誰，怎地如此蠢鈍？」

褚映玉並不反駁，知道反駁也沒什麼用。

褚伯亭擔心妻子氣壞身體，寬慰道：「阿蓉莫氣，按映玉所說，當時在場的人太多，她沒看到也是正常的。」

姑娘家年紀不大，平日裡吵吵鬧鬧是正常的，他覺得可能真是有些小矛盾，只是長女比較倒楣，不小心被人撞落到湖裡，別人並非故意害她。

孟蓉哼了一聲，盯著褚映玉，看她這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就煩，冷聲道：「既然妳自己沒瞧清楚，此事解釋不清，妳可知外頭怎麼說妳的？」

褚映玉面容微冷，暗忖自是看笑話，說她活該，丟了這麼大的臉是自作自受。

她的人緣原本不壞，但架不住有一個太受歡迎的妹妹，妹妹心裡也並不是很喜歡她這位長姊，久而久之世人自然討厭她這個褚惜玉不太喜歡的人。

「好了好了，安王府送了禮過來，這事便翻篇了。」褚伯亭打圓場。

孟蓉一聽，越發生氣，「翻什麼篇？你看她這樣子，死不悔改，還不知道外面怎麼笑話她，只怕我嫂子那邊越發不滿意，屆時她和瑜哥兒的婚事怎麼辦？」

褚伯亭神色一滯，樂觀地說：「沒事，大舅兄是個重情的，肯定不會影響到兒女的婚事。」

聞言，孟蓉只是意味不明地看他一眼，她大哥確實重情，人也厚道，但她那嫂子可不是。

這時，外面響起一道清脆的笑聲，接著便見一男一女走了進來，是褚惜玉和弟弟褚瑾玉。

他們是一對龍鳳胎，龍鳳胎自古以來就是祥瑞，不僅褚伯亭夫妻喜歡這對小兒女，太后也喜歡，每次招孟蓉進宮時都會叫她帶上龍鳳胎，可以說褚惜玉和褚瑾玉從小在宮裡走動，極得宮中貴人看重。

褚惜玉姊弟倆給父母請安，看到褚映玉在這裡，十分好奇。

「長姊，妳的身體好些了嗎？」褚瑾玉問道。

褚映玉看他一眼，平淡地道：「多謝小弟關心，已經好了。」

聞言，褚瑾玉臉上露出一個意味不明的笑容，「聽說長姊這次在明惠郡主的賞菊宴落水，回來就病了，這半個月一直沒見妳來給爹娘請安，我還以為長姊真的病得如此嚴重，現在還下不來床呢。」

這話裡意思在場的人都能聽出來，是不滿褚映玉不來給父母請安呢。

孟蓉和褚惜玉皆沒說話，褚伯亭則是十分欣慰，兒子是個懂事孝順的，非常護著母親，見不得旁人不敬她，縱使這旁人是嫡親長姊。

褚映玉平靜地看著他，「我生病了，無法下床。」

褚瑾玉狐疑，「可是大夫不是說……」

「瑾弟！」褚惜玉叫道，「你這是幹什麼，質疑長姊嗎？」

褚瑾玉哼了一聲，不再說話，不過從他看褚映玉的表情來看，便知道他心裡還是不滿的。

褚映玉的病早幾天就好了的事其實瞞不住正院這邊，畢竟有大夫看著呢，但她硬是窩在秋葵院不出門，也不來給父母請安，褚瑾玉知道這事後自然為母親不平。眼看氣氛僵硬，褚伯亭轉移話題，「你們這是從哪裡回來？」

褚惜玉頓時笑起來，「我和瑾弟今天去珍寶閣，給外祖父準備壽禮呢。」

姊弟倆嘰嘰喳喳地和父母說他們今天在珍寶閣買了什麼，褚伯亭夫妻倆含笑聽著，孟蓉臉上已無先前的怒氣，神色柔和，看向兩個兒女的眼神溫柔而慈愛。

「我給外祖父買了一方硯臺。」褚惜玉高興地說，「據說這是前朝宰相用過的端硯，研出來的墨汁細滑，書寫流暢不損耗，正好前陣子聽外祖父說他缺了一方硯臺，希望外祖父喜歡。」

孟蓉嘉許道：「你們外祖父定然會喜歡。」

褚瑾玉撇嘴，嚷嚷道：「只要是二姊送的，不管什麼外祖父都喜歡，外祖父最喜歡二姊了。」

「瑾弟，你羨慕啊？」褚惜玉臉上滿是自得之色，「誰讓我長得比你好看、比你討喜呢。」

褚瑾玉朝她扮了個鬼臉，傲然道：「我是男子漢，不和妳比這個！」

姊弟倆當場鬥起嘴來，褚伯亭夫妻皆是笑咪咪的，一家四口和樂融融，顯得一旁的褚映玉像個外人似的。

褚映玉垂著眸並不言語，這種事她早就習慣了，或許上輩子她還會黯然神傷，現在只剩下一片平靜。

祖母在世時曾經和她說過，人活這一輩子無法圓滿全乎，所以祖母護著她、寵著她，父母則忽略她、不在意她。

直到他們說完壽禮，說起三天後的壽辰，褚惜玉突然轉頭說道：「長姊，妳的身子如今看著已無礙，屆時也和我們一起去給外祖父祝壽吧？」

孟蓉臉上笑容微斂。

褚伯亭則笑道：「確實，映玉的身體好了，應該要去，妳這陣子病著，妳外祖父也念著妳呢。」

褚映玉應了一聲。

褚瑾玉突然說：「長姊，我和二姊今兒去珍寶閣給外祖父買禮物，不知道長姊妳給外祖父準備什麼禮物？」

褚映玉說道：「我給祖父做雙襪子。」

聞言，褚瑾玉臉上露出一抹諷刺之色，「長姊，這可不行，靖國公府有專門的繡娘，可不稀罕妳一雙襪子。」

他話裡話外諷刺她小家子氣，捨不得銀錢，也有拐彎抹角將她比作繡娘的意思。

褚映玉神色清冷，平淡地說道：「我可比不得小弟你手裡的銀錢多，母親時常補貼你，能讓你在外面隨便花錢，給外祖父準備好的壽禮，只能親手做雙襪子聊表心意。要是你看不慣，你將你的銀錢給我，我也可以去珍寶閣給祖父買好的禮物。」一般未出閣的姑娘家手裡沒什麼可以支使的銀兩，月銀根本不夠花，平時想要買些什麼靠的都是長輩們的賞賜和補貼，孟蓉平時沒少補貼褚惜玉姊弟倆，褚映玉自是沒有的，這種事大家心知肚明。

聽到這話，在場的人俱是一呆，滿臉不敢相信。

那個向來柔順文靜、清雅嫻淑的褚映玉居然敢懟人了，而且懟的還是褚瑾玉這個侯府的小霸王？

因為太過震驚，褚瑾玉甚至都忘了生氣。

褚映玉卻不想再待在這裡，朝父母行了一禮，以身體不適為由告退，她走出門後不久，就聽到褚瑾玉生氣的怒罵聲。

褚惜玉和褚瑾玉雖是龍鳳胎，性格相差卻極大，褚惜玉嬌憨活潑，褚瑾玉莽撞衝動，暴躁易怒，不能忍受別人反抗他。

上輩子對上他時，褚映玉都是能避則避能忍則忍，現在她不想忍了。

其實挺簡單的，直接懟回去也不見得有什麼，難不成褚瑾玉還能當場打她？緊跟其後的寄春臉上卻是止不住的擔心，雖然她不知道小姐請安時發生什麼事，但她也聽到世子生氣的怒吼。

侯爺沒有妾室，府裡自然沒有庶子庶女，夫妻倆育有三個孩子，世子是唯一的男丁，出生後不久就被請封為世子，在府裡素來霸道，也不知為何他特別喜歡針對小姐。

「小姐，世子好像挺生氣的。」寄春憂心地說，想問世子為何生氣，不會和小姐有關吧？

褚映玉隨意地道：「大概是得了什麼瘋病吧，不用理他。」

寄春愣了愣，緊張地四處查看，發現周圍沒有人後總算鬆了口氣，趕緊道：「小姐，您可別亂說啊，萬一被人聽了去……」

到時候世子絕對會直接闖到秋葵院，不知道會做出什麼。

褚映玉漫不經心地哦一聲，一看就沒放在心上。

這讓寄春急壞了，她終於明白小姐這陣子哪裡變了，原來是變得大膽，無所顧忌，不僅裝病不去給長輩請安，居然連世子都不放在眼裡。

回到秋葵院，便見兩個丫鬟坐在廊下閒聊，見她們回來忙起身行禮。

「小姐，您回來啦。」

說話的是寄冬，她和寄春都是秋葵院裡的大丫鬟。

褚映玉沒理她，直接進入內室。

寄冬正要跟進去，寄春攔住她道：「小姐渴了，妳去沏壺茶過來。」

寄冬盯著門，暗啐一聲，她是長平侯府的丫鬟，被靜安郡主派來伺候褚映玉的，寄春則是褚映玉當年從青州帶過來的，平時自是更倚仗寄春。

對此寄冬很不高興，一直想要取代寄春，可惜寄春有時候雖然憨了點，但極為謹慎小心，很少能抓住她的把柄，加上褚映玉護著，寄冬一直沒辦法如願。

寄冬沏了茶過來，褚映玉沒讓她在房裡伺候，而是指派了一個任務給她——讓她做一雙男性的襪子。

寄冬滿臉狐疑，大小姐讓她做男性的襪子做什麼？

寄春也同樣疑惑，但很快就得到答案。

「三天後是外祖父的壽辰，這是給他老人家的壽禮。」褚映玉等寄冬出去後解釋道。

寄春這才想起靖國公的生辰，往年不管哪個長輩過壽，都是小姐親自做些衣服鞋襪等當禮物送過去的，禮輕情義重嘛，對沒有出閣的姑娘家來說絕對挑不出錯誤，也不是她家小姐小氣，而是小姐手裡沒什麼銀錢，只能如此。

今年因為小姐前陣子落水生病，養身體養了大半個月，哪裡還記得這個，這壽禮才會直到現在都還沒準備，可是讓丫鬟做可以嗎？

「怎麼不可以？」褚映玉神色淡然，「反正只要咱們不說，誰會知道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別可是了，妳去把我的錢箱拿來。」褚映玉抬手打斷她，打算清點自己手裡的

現銀。

寄春很快拿過來，裝銀子的是一個雕著寶相花的烏木匣子，褚映玉打開看到裡面孤伶伶躺著的幾塊碎銀子，不禁沉默了。

她知道自己沒出嫁前一直很窮，沒想到窮成這樣。

嫁給陸玄愔後要說好處，就是她再也沒為錢財這些身外之物煩惱過，不說皇子妃的月例，陸玄愔是個大方的，不僅將府裡的帳冊交給她管，連帶他的私庫全給了她，那是她一輩子都想不到的財富，只能說作為元康帝唯一的嫡子，陸玄愔真的很有錢。

他甚至連雞卵般大的珍珠都能讓她當彈珠玩，以至於她後來覺得錢財也就那樣，生不帶來死不去，現在看到匣子裡的幾塊碎銀子，她突然發現其實銀子這東西還是挺重要的，不可或缺。

寄春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，說道：「小姐，您是要買什麼東西嗎？」

褚映玉掩上匣子，幽幽地歎了口氣。

她想改變這輩子的命運，甚至這些天都在琢磨著怎麼改，沒想到首先要改變的就是窮，果然先搞錢才是真理啊。

第三章 國公府祝壽

月明星稀，梆子聲遠遠地傳來，擾人清夢。

突然，安靜的屋子裡響起一陣動靜，守夜的內侍寧福兒動了下，試探性地叫了一聲，「殿下？」

裡面沒有傳來聲音，安安靜靜的。

正當寧福兒欲要再出聲時，繫在帳幔的金鈴被拉動，鈴聲響起，這是裡面的人召喚他進去的意思。

寧福兒輕悄地推門進去，來到內室，看到穿著一襲月白色寢衣、坐在床前的男子，如墨的黑髮披散而下，俊美的臉龐隱在黑暗中，教人看不清楚神色。

「殿下，您怎麼了？可是身體不適？」

陸玄愔沒出聲，一雙幽冷的眸子看過來，看得寧福兒心頭髮緊，正琢磨主子是什麼意思時，終於見他抬手。

看到他的手勢，寧福兒馬上道：「主子稍等，奴才這就去請蘇嬪過來。」

半刻鐘後，蘇嬪匆匆忙忙過來。

雖是半夜被叫醒，不過她的髮髻和衣著仍是一絲不苟，沒有絲毫紊亂，肅手站在那裡等候主子發話。

屋子裡靜悄悄的，不管是肅手而立的蘇嬪還是守在門外的寧福兒都耐心地等著。終於，陸玄愔開口了，「褚……映玉。」

寧福兒和蘇嬪從室內退出來時，外面的天色還黑著，兩人站在深秋的院子裡，吹著幽冷的夜風，望著夜空高懸的一輪弦月，都有些迷糊。

好半晌，寧福兒低聲問：「蘇嬪，主子為何突然提起褚家的大姑娘？」

蘇嬪搖了搖頭，陷入沉思。

殿下這次被召回京城的原因，他們這些伺候的人自然清楚，雖說當年太后作主為

殿下與長平侯府二姑娘褚惜玉定下婚約時，殿下人還在北疆，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，不過殿下是個孝順的，倒沒有明著拒絕，只是態度也不甚熱絡。

兩人跟隨在陸玄愔身邊許久，自是明白他們這位殿下的性子，比起錦繡繁華的京城，他更喜歡北疆的孤寒遼闊。

他一個人待慣了，對成婚一事無甚興致，或許這也和他生來便有重言之症有關。縱使他貴為皇子，無人敢當面嘲笑他講話結巴，可私底下的陰暗和卑劣之事不少。不像在北疆，只要你的拳頭夠硬，只要你能驅逐南下劫掠的異族，保護大周百姓，人們就信服你、敬重你，視你為英雄。

當一個人強大到被他庇護的百姓們視為信仰時，身體的殘疾反而不算什麼了。不過這樁婚事皇上似乎並不反對，樂於給太后面子，所以殿下和長平侯府二姑娘的婚事已是板上釘釘，只差一道聖旨。

他們也早已做好迎接女主人的準備，卻未料今晚他們會從主子那裡聽到另一個姑娘的名字，還是未來七皇子妃的嫡親姊姊。

殿下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好端端的怎麼突然提起人家的姊姊，還想親自見她——雖然殿下沒有明說，但看他的意思，確實是這樣。

饒是兩人素來擅長琢磨主子的心思，此時也沒弄明白陸玄愔的想法。

蘇嫋沉思片刻，說道：「我記得後天是靖國公的壽辰，靖國公是褚家姑娘的外祖父，想必褚家的兩位姑娘應該會去靖國公府祝壽。」

寧福兒愣了下，有些糾結，「難不成妳想讓殿下去靖國公府見褚大姑娘？」

殿下和褚二姑娘有婚約，他登門給靖國公祝壽倒也沒什麼，但要是他登門的原因是為了見未婚妻的姊姊，還被人發現，不知道會傳出什麼，對他們殿下和褚大姑娘的名聲都不好。

蘇嫋溫溫柔柔地笑了，「誰說褚二姑娘一定是七皇子妃？」

「怎麼不是？太后娘娘不是早就……」寧福兒說到一半猛地閉嘴。

是啊，雖說這樁婚事是太后定下的，但只要皇上還沒有下旨賜婚，一切都未定數，就算殿下想換個未婚妻也是可以的。

太后當年誇褚家姑娘好，只說給殿下定下褚家的姑娘，褚大姑娘還是褚二姑娘都是可以的吧？

當然，這些都是虛的，最要緊的還是他們殿下是什麼意思。

寧福兒瞬息間已經想明白，整個人都淡定下來，臉上露出笑容，「反正看殿下的意思吧，也不知道那褚大姑娘是什麼模樣……對了，我記得妳上個月在安王府的賞菊宴救了個落水的姑娘，好像就是褚大姑娘？」

蘇嫋點頭。

「她怎會落水？」寧福兒好奇，原本他沒怎麼關注這事，現在覺得主子可能想換個未婚妻，自然關心起來。

蘇嫋搖頭道：「我也不清楚。」

當時她隨主子一起去安王府，主子素來不喜人在旁伺候，她便在附近候著，見有姑娘落水便去救了。

現在想想，她倒是慶幸自己當時下水去救人。

翌日，寧福兒一邊伺候陸玄愔更衣，一邊提起孟宗嶽的壽辰。「屆時長平侯府的人應該都會過去。」

他說著，小心翼翼地看向主子，發現他垂著眸，慢條斯理地撫平袖子上的皺褶，臉上沒什麼情緒，彷彿昨晚半夜醒來折騰了他們一頓只是他突然發瘋。

轉眼就到了孟宗嶽的壽辰，褚伯亭作為女婿當然是要過去的，為此特地告假，陪妻兒一起前往靖國公府。

馬車已經準備好，等候在二門處，可都快要出發了還遲遲不見褚映玉的身影。

「長姊怎麼還沒來？」褚惜玉疑惑地說，「不會是她的身子還沒好吧？」

褚瑾玉嗤了一聲，「妳傻的啊，都過這麼久，天大的病也能養好，除非她不想養好，故意裝病唄。」

褚惜玉伸出手拍了他一下，嗔怪道：「瑾弟，你這嘴巴能不能別這麼壞？她是咱們長姊！」

褚瑾玉扭過頭，哼了一聲。

孟蓉也有些不耐煩，對旁邊的丫鬟道：「妳去看……」

話還沒說完，就見褚映玉過來了。

她今天的打扮較之以往鮮妍明亮不少，穿了件白綾對襟襖，下面是一條白色煙籠梅花百水裙，外面是一件大紅百蝶穿花遍地金的褙子，披著軟毛織錦披風，施施然地走來，清麗優雅又不失端莊。

褚伯亭等人愣了下，他們都知道褚映玉長得好，不過以往她打扮素淡清寡，和活潑明媚的褚惜玉不相上下，各有各的美。

如今看她難得盛裝打扮，發現她的容貌比褚惜玉更勝幾分，姊妹倆的長相雖然有幾分相似，但真要是細究起來還是褚映玉的五官更加精緻秀氣。

褚惜玉嘟了嘟嘴，「長姊，妳今天這般打扮可真好看。」

褚映玉低首，她比褚惜玉要高半個頭，像是聽不懂她話裡的酸意，柔聲道：「今天是外祖父的壽辰，我總要打扮得喜慶一些。」

這話確實有理，褚伯亭贊同，「合該如此，小姑娘家就要活潑明媚些，以往素了點。」

岳父既是國公爺又是長輩，給他祝壽確實要打扮得活潑喜慶一些，要是太寡淡，不知情的還以為是去奔喪呢。

孟蓉淡淡地看了一眼，仍是有些不快，在丈夫拉了拉她的手後，到底忍住脾氣，冷冷淡淡地說：「來了就上車，省得去遲了給人看笑話。」

說完，她率先登上最前面的那輛馬車。

待褚伯亭夫妻上馬車後，褚瑾玉翻了個白眼，不滿地說：「長姊，妳可真是個大小姐，讓咱們好等。」

褚映玉轉頭看他，冷聲道：「不會說話就閉嘴，省得嘴臭得讓人想動手打人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褚瑾玉勃然大怒，伸手就要抓她。

旁邊的褚惜玉驚呆了，微微張嘴，一臉茫然地看著褚映玉，顯然也沒想到素來柔順貞靜的褚映玉居然又一次懟人。

褚映玉不閃不避，平靜地看著他，張嘴就叫道：「父親，母親，瑾玉他……」

褚伯亭從馬車裡探出頭，「怎麼了？你們怎麼還不上車？」

褚瑾玉迅速收回手，恨恨地看著褚映玉登上馬車，差點沒憋死。

他長這麼大，還是第一次有人敢當著他的面說他嘴巴臭，真是氣死他了！

褚映玉剛坐好，褚惜玉也鑽進馬車。

「長姊，我和妳一起坐。」她眉梢眼角都是嬌俏的笑意，很是惹人喜歡。

褚映玉轉頭看她。

「長姊，妳看我做什麼？」褚惜玉不解地問。

褚映玉撫了撫披風下襬，「妳怎麼不和瑾玉一起？」

作為龍鳳胎，褚惜玉和褚瑾玉的感情非常好，平時雖然打打鬧鬧，但褚瑾玉很是護著這個姊姊，姊弟倆沒事也經常膩在一起。

褚惜玉撇嘴，「我才不要和他一起坐呢，他嘴巴那麼壞，我可不耐煩應付他，還是長姊這邊好，和妳一起可清淨呢。」

褚映玉聞言，沒再說什麼。

「對了，長姊，妳剛才居然罵瑾玉……」褚惜玉驚奇地看她，眼裡有幾分探究，

「妳以往從來不會這樣的，我都驚住了。」

褚映玉淡聲道：「自從落水後，我的身體就一直不好，聽不得有人罵我。」

褚惜玉被噎了下，她還想問，便見褚映玉將披風攏緊閉上眼睛，擺明不想說話，她只能噤了噤嘴，悻悻然的放棄。

從長平侯府前往靖國公府，乘坐馬車需要大半個時辰，幾人剛下車，就見孟玉珂夫妻迎過來。

「伯亭，阿蓉，你們來啦！」孟玉珂笑著打招呼。

褚映玉三人上前給舅舅、舅母請安。

孟玉珂對三個外甥、外甥女十分和藹，笑呵呵地說：「好一陣子不見，映玉都是大姑娘了，惜玉和瑾玉也像個小大人。」

齊氏也是笑盈盈的，聽到丈夫的話，視線在褚映玉身上多停留會兒，隨即附和地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咱們惜玉都快要嫁人了。」

褚惜玉有些羞澀，嬌嗔地道：「舅母，您說什麼呢，人家還小。」

孟玉珂哈哈笑起來，心裡很滿意外甥女能嫁給七皇子，這位可是聖上唯一的嫡子，手握兵權，可不是京裡那些沒實權的皇子能比的。

他又看向褚映玉，「映玉也一樣，等瑜哥兒回來，你們的婚事也該提上日程了。」

他這話也是向妹妹、妹夫表明，他們並沒有因為褚映玉在安王府的賞菊宴落水之事受到影響，心裡仍是認她這個兒媳婦的。

齊氏臉上的笑容卻有些勉強，只是丈夫和褚伯亭都在這裡，她也不好說什麼。

彼此寒暄過後，一行人便去了正堂給孟宗嶽祝壽。

孟宗嶽是行伍出身，即便年歲已經不小，身材依然魁梧壯碩，滿面紅光，精神矍鑠，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儀態。

此時他坐在正堂的上首位子，廳堂裡的人不少，都是來給他祝壽的人。

看到兒子孟玉珂帶著女兒、女婿和外孫等進來，孟宗嶽自是好一陣開懷，聲音洪亮地說：「你們回來啦，快過來給我瞧瞧。」

孟宗嶽是真心疼愛孟蓉這女兒的，連帶著對孟蓉所出的幾個孩子也極為偏愛，甚至越過府裡的孫子孫女。

當然，長眼睛的人都能看出來，其實他更喜愛的是活潑的龍鳳胎，再加上褚惜玉姊弟在長輩面前向來嘴甜，很討人喜歡，深得長輩喜愛。

看孟宗嶽一手一個拉著龍鳳胎說話，不少人忍不住暗暗看了眼孤伶伶站在一旁的褚映玉。

褚映玉神態嫻靜，默默地站著，面上並無嫉妒或憤恚之色。

這場景大夥兒挺熟悉的，大概是龍鳳胎太過討人喜歡，相比之下嘴拙又文靜的褚映玉就像個木頭美人，不會主動去爭寵，討長輩的喜歡。

老人家的孫子孫女和外孫都不少，你若不主動去爭取，誰會注意你？難不成還想等著別人主動來疼？

等褚伯亭和孟蓉祝壽完便輪到小輩，褚映玉作為長姊，帶著兩個弟妹上前給孟宗嶽磕頭祝壽。

磕完頭，褚瑾玉便迫不及待地道：「外祖父，這是我和二姊給您挑的禮物。」

他拉著褚惜玉將帶來的禮物呈上去，臉上笑容歡快。

龍鳳胎其實長得並不像，不過褚伯亭和孟蓉長得都不差，生出來的兒女也是極為好看的，褚瑾玉的容貌俊秀，唇紅齒白，又是錦繡堆裡養出來的，好一個金尊玉貴的小公子，光是這副容貌就極討人喜歡。

姊弟倆是在珍寶閣選的禮物，褚瑾玉選的是一把古劍，褚惜玉選的是前朝的端硯，都極合靖國公的心意。

相比之下，褚映玉的一雙襪子實在是平平無奇，算是盡個心意。

不少人都在心裡嘲笑，暗暗搖頭，覺得褚映玉真是個木頭疙瘩，怪不得只要姊弟三個一起出現，大夥兒的目光全在龍鳳胎身上，很少會注意她，長輩也更疼龍鳳胎。

孟宗嶽笑呵呵地收下小輩的禮物，對龍鳳胎時是滿臉慈愛，輪到褚映玉時臉上的笑容雖不變，卻隨手將那雙襪子遞給旁邊的下人，並未正眼看它。

褚映玉當作沒發現，默默地退下。

祝壽完後，小輩們便和長輩分開，去園子那邊玩。

褚映玉姊弟幾個都很熟悉靖國公府，特別是褚惜玉和褚瑾玉，靖國公府就像自家後花園，並不需要人引路，來到園子就各自去玩了。

褚惜玉跑去找孟玉珂的嫡女孟月盈，褚映玉並不和他們一道。

「小姐，您餓不餓，我去給您拿點吃的過來？」她記得今兒出門前，小姐早膳吃

的並不多。

今天來靖國公府，褚映玉只帶了寄春一個丫鬟，原本想說不用，不過看寄春心疼的模樣便點了點頭。

寄春離開後，褚映玉在附近的亭子裡坐下來等她。

亭子周圍生長著茂盛的花樹，雖然已是深秋，花樹的葉子掉了不少，仍是鬱鬱蔥蔥的，襯得這一帶頗為幽靜。

褚映玉也喜歡這裡的幽靜，今天來的賓客不少，還有各家的貴女，但她其實並不怎麼喜歡和那些不喜歡自己的人打交道，不如落個清淨。

這也是她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，只要遠離那些是是非非，是是非非就沾不上她，只是這樣容易被人說孤僻、古怪就是了。

正坐著，突然一陣清脆的笑聲由遠及近，褚映玉抬頭看過去，見到不遠處的小徑上，幾個打扮華貴的少女走來，她們邊走邊聊天，並未注意到亭子裡的褚映玉。

「哎，七皇子今天也來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有人看到七皇子的馬車呢。不過也不奇怪，畢竟他和褚二姑娘有婚約，將來他們成親後，靖國公府也算是七皇子的親戚。」

「我還沒見過七皇子呢，聽說七皇子長得很好看，是不是真的？」詢問的姑娘滿臉好奇之色。

「唔，確實是個極為俊俏的郎君。」

「那就可惜了……」

自從陸玄愔被召回京，因元康帝的看重以及手中所握的兵權，京裡注意他的人不少，眾人聚在一起時總免不了提他幾句。

特別是那些還未出閣的懷春少女，但凡見過陸玄愔本尊的，每每都被他清雋的容貌和出眾的儀態所吸引，又想到他有重言之症，可惜之色溢於言表。

褚映玉默默地聽著，暗忖陸玄愔確實長得極為好看，是皇子中最出眾的，甚至也是京城裡有名的美男子。

大概上天是公平的吧，給他尊貴的身分、俊美的容貌和令人矚目的本領，偏偏要奪去他的聲音，就像美玉上的裂痕般令人喟歎。

幾人終於走到亭子，見到坐在那裡的褚映玉後瞬間噤聲，臉色有些不自在。

褚映玉可是陸玄愔未來的大姨子，就像在當事人面前說人家的壞話，難免會尷尬。她們忍著尷尬打了聲招呼，褚映玉微微頷首。

彼此尬聊幾句，那幾個姑娘趕緊離開，直到走遠後方才小聲道：「我們剛才說的話，她不會告訴褚惜玉吧？」

褚惜玉知道了，那不就代表七皇子也會知道？畢竟他們是未婚夫妻，算是一體的。

「她剛才看著挺淡定的，應該不會說吧？」

「其、其實咱們也沒說什麼啊，她就算講了也沒什麼。」

幾人彼此面面相覷，最後決定以後說話還是先看看周圍有沒有人，免得被當事人聽到，多尷尬啊。